

流年记

戏说酒事

牛图

一

饮酒似有传承。我外祖父饮酒，一天一次，但只在晚饭小酌一杯。酒瓶在炕边的小衣柜上，酒杯倒扣在瓶嘴，吃饭时揭开瓶盖，倒一杯，把酒瓶盖盖上，盘腿坐在桌边，挺一挺背，端起酒杯，闭眼慢慢啜一口，嘴皮咪啦，喉结蠕动，酒杯停在空中。他饮酒不多，一杯下去，美美的。无论哪里坐席，只一杯，再劝他，加一杯。如果有人给他第三杯，他拔腿走人。常了，大家知他脾性，不再相劝。家里缺吃少穿那几年，麦面不见，苞米面稀罕，地瓜干、地瓜为主食，舍不得用地瓜干换酒，外祖父忍痛割爱，戒了酒。母亲在年节会装一篓子瓜干，去供销社换两斤白干，偷偷给外祖父。外祖父把酒放好不喝，对母亲道：“闺女呀，饭都吃不上，喝得啥酒？”

后来生活富足了，我们孙辈成捆成箱酒买给他，他也照旧只饮两大口，且不讲究酒肴有否。他说：“酒水酒水，有了水，酒才存在，酒才清气，你再吃大鱼大肉，油腻腻地掺和去，酒水失了原味，埋汰了酒味儿。”外祖父是品酒高手，啥酒让他过一口，他会品出等级、价格。

大舅嗜酒如命，一天三顿，喝得满身酒味儿。家里窘迫时，地瓜干都被他换了地瓜烧，一瓶酒搁在家里没喝完，他啥时想起就回家饮一口，出门干啥半路又想起酒，回返家里再饮，如此再三，直到喝光，醉个稀里糊涂。为醉酒，外祖父训过他多次，不见改正。一次，大舅醉了，吐满地，头被石头磕得流血，如个痴呆人。外祖父不再劝他，往他嘴里灌酒，边灌边说：“你知道三国有个张飞吗？天天醉酒，醉了打帐下官员。最后趁他醉酒，手下杀了他。你如此醉酒，不死在刀下，也死在石头上！”晚年，大舅家里摆满瓶装大曲酒，他不再醉酒了，文明饮法，虽饮不出唐诗宋词，起码有个趣味儿。

祖父曾做货郎，早出晚归，踏晚霞进门，放下担子，扑搂一番双手，拿起酒瓶子对嘴饮。饮一口，看看一斤装的酒瓶子，再饮一口，约莫饮下三分之一瓶，再脸红扑扑地吃饭，很快意！祖父说：“会哈酒的都这么哈，有味道，酒劲儿大。”

奶奶埋怨：“你把酒钱省下来，买好吃的多好！”祖父说：“我不抽烟，把烟钱挪在酒上，咱家生活不见损失，男人嘛，多少要有个爱好！”

二

我当了滑石矿井下工人后，带我的林师傅和工友们下班后，中午习惯凑一起饮酒，一律白酒。几个人把打来的菜摆在眼前的小桌上，弄几棵大葱，或者香菜拌个辣椒，屋前石条四面坐定，阳光正好，青气辣气热气搅拌起来，满是热闹。手握个半斤装的瓷缸，相互碰一下，大口饮。有些许痛饮的味道，不下十分钟饮干，欣欣然眠去。师傅说：“井下八个点，潮湿，腰腿免不了受损，饮酒解乏去潮。你也学着点儿，但不要多饮，多了伤身，咱还得下井。”第一次，师傅倒了二两白酒给我说：“就二两，不会饮也能饮下去，试试！”我两口下去，胃口火辣辣的，赶快吃菜压压。瞬间，浑身热乎，脑袋兴奋，眼前许多物事，跟我亲密起来，看啥啥顺眼，日子有了甜蜜意，有了兴奋意。下一次，师傅说：“看来你不过敏，咱矿工饮酒是为保健身体，让辣气冲掉潮气，饮个合适，莫要酒疯，否则糟烂了酒，毁了酒的名声。”

以后离开矿山，踏上教学岗位，晚上偶尔饮酒，记住师傅的话，不醉酒。

三

醉酒是从结婚那天开始，也许是高兴得忘乎所以，也许因为岳父喜欢饮酒。陪妻子回三，岳父找了同族人陪我。我开始很警觉，新女婿上门，万不可酒醉，讨人笑话。在座的有妻子的一位叔伯大哥，能饮四斤白酒。传说大哥兄弟三个，跟他爹都善饮，但平日不饮酒，只在过年这天，爷们齐全在一起，买上二十斤地瓜烧，一律大碗伺候，一人一碗地饮，饮完了，摸摸嘴唇嚷道：“过瘾了。”

酒宴开端，我说饮酒不行，你们随意饮，但我犯了个过错，没有辞杯。那位大哥酒桌上经过风雨，他上来不逼我饮，只给我倒半杯，约莫二两酒。不知不觉饮下，满嘴

酒香，精神兴奋，胃里也熨帖，如进桃花源美景，豪情满怀，暗道：人家饮一杯，我半杯，能够对付一气。于是，不再推辞，人家倒酒，我半推半就。妻子端菜过来，顺我一眼，努嘴，我装着糊涂，继续饮，等饮到八两，天旋地转，倒在炕上。酒醒，当医生的妻子非跟我离婚不可。多亏岳父帮我讲好话，妻子还是半个月没理我。

我拿岳父也饮酒说事儿。妻子反驳我：“那就学学人家，喝了几十年酒从没醉过。你喝酒不醉，我不拦你。你给我写下保证，再醉了咱就离婚。”我哪敢保证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当初，跟妻子相识，她就有些不满意，嫌我丑，个子半残，只是有点儿文凭，好舞弄点文字，大概引她兴趣，感情基础不牢，要有个风吹草动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岳父酒量大，中午和晚上饮两顿，每次半斤。半斤的茶杯，后来换做二两半酒杯。酒倒上，吸口气，大概是闻酒香。端杯饮一大口，酒滴在嘴边，舌尖舔舔嘴皮，停下让酒在胃里引起感觉。酒着不讲究，穷时也讲究不起，捏几粒咸盐花可以饮一口，一块瓜齏疙瘩，忙了来不及切，啃一口下酒。忽然想起什么，就在场发表感慨，大都是对家事不满意的牢骚，也有对孩子们的批评。孩子们学乖了，低头吃饭，不接言。等他慢吞吞第三口饮下，饭桌周围只剩岳母了。岳母实在没法延长吃饭时间，就到门口跟人说话。说了十几分钟，再回家，岳父还没喝完。

生活好了，岳父不再饮散装地瓜烧，顿顿瓶装酒，配上丰盛的酒肴，他滋滋润润地饮，饮不出风花雪月，也饮出个温柔岁月。岳父说：“哈酒要哈出味道，哈个接湿泥，就像下雨，不要小也不要大，下个合适。”他说的是微醺，飘飘然的感觉。

为健康，饮个微醺，饮个高兴，才是明智之举。我把住底线，跟谁饮酒，都先声明只二两酒量，多了心脏受不了。饮过，谁如果让酒劝酒，别怪在下耍脾气。这办法好使，饮过二两，神仙劝我再饮，我也不饮，酒后，身子轻松，双腿快捷，年轻了十岁似的。如此，常饮小酒，酒提我兴，引我诗情大发，趁机写下许多有点儿意思的诗歌。

风物咏

风雪柿子红

阳春花

雪是昨夜悄悄来的，天亮我驱车经过这条大街时，雪仍一片片往下掉，无声地笼罩着万物。四周白茫茫一片，唯有那户人家的大门口，燃着两树火。不，是柿子，是赤得透亮的柿子，密密匝匝，在风雪中垂挂成串，像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，挂在冬日萧索的枝头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心头一暖。我几乎是一脚刹车，车子“吱呀”一声停在雪里，像杜牧当年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，而我停车却为柿子红。雪越下越密，风也凛冽，却没有扑灭柿子树的暖意。我隔着水栅栏仰望，柿子树并不高，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。树干挺拔，枝丫呈放射状扩张，是两棵年轻的柿子树，硕果累累。

我想起童年，姥姥家也有一棵柿子树，秋末果子刚泛黄，我便猴急地拿竹竿乱捅，捅落的柿子涩得发麻。姥姥笑着用谷糠沤它，说：“性急吃不了热柿子。”待经了霜、软了蒂，柿子就熟透了。每年去给姥姥拜年，姥姥都挑最大个、红得透亮的柿子给我吃。薄皮一撕，蜜汁涌出来，甜得眯眼。在水果稀缺的年代，过年时，姥姥让我们吃上了水果。姥姥走后，老宅荒废，柿子树也被砍去。我原以为，那一口甜早已随姥姥而去，没想到却在今日、在陌生人的院门口，被一树风雪重新捧到面前。

枝头忽有“扑棱”声，一只灰喜鹊落在高枝，爪子攥住雪，尾羽一翘，尖喙啄向一颗熟透的柿子。它并不狼吞虎咽，只轻轻一啄，啄出半月形缺口，金黄的果肉露出来，鸟嘴染了红，像偷抹了口脂。它吃两口，停一停，扭头四顾，又啄两口，便振翅飞走，留半颗残果在风里晃。我笑了，原来这满树红火，是主人与鸟儿的相约，你们尽可啄，却莫要贪，留些看头。

雪愈发大了，我的肩头已积了薄薄一层。手机在口袋里震，我举起手机，想把这满树红灯笼装进方寸，让这一瞬在身体里显影。此后经年，无论走在怎样灰暗的街巷，只要闭上眼，这一树风雪中的柿子红，就会从记忆里慢慢渗出，像一盏提在掌心的灯，替我照见世间的柔软与不肯凋落的热烈。

回到车里，我迟迟不忍离去。雪幕深处，忽见院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位高大的胖乎乎的老人出来了，仰头看看天，又看看柿子树，笑咪咪的，应该是柿子树的主人。两树柿子他不摘、不卖，只让柿子在枝头完成自己的一生，从青到黄，从黄到红，从红到软，从软到透，最后交给雪、交给鸟、交给路过而驻足的陌生人，确实有情趣有情怀。

启动车缓缓驶离，后视镜里，那一团火渐渐小下去。我忽明白，所谓“向美而行”，并不一定要奔赴名山大川，还可以在寻常陌巷为一树柿子刹住风尘。